

美國女人 香港女人

小 冰



美國女人和香港女人，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是美國女人直截了當地告訴你「全世界最帥的男人是我先生」，而香港女人永遠不說這個話。美國女人還會說「我欣賞老公會修車，會登山，會打球，會蓋房子，會擺弄電器」。這些話，香港女人也只在心裏想一想，最多說給閨密聽聽。正如本文要提到的Linda所言：「香港女人具有東方人的細膩、含蓄、典雅。」除了這些，兩地的女人其實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從優勝美地返回洛杉磯的途中，我們停車在一家叫Slim's的墨西哥餐廳午餐。一坐下，我的目光便落在對面角落的一張餐桌上。五個美國女人圍桌而坐，坐相好優雅。她們一邊做手工，一邊輕聲說話，你看看我的織法，我看看你的花形，場面恬靜、溫馨、祥和。「去找她們玩呀！你不是喜好那玩意兒嗎？」先生如此之說，他知道我見不得這種場面，見了，參與之情油然而生。

我向她們打招呼，告訴她們：「我來自香港，也喜歡手工，只是作品拿不出手，不像一位呢稱巧巧的朋友，織什麼成什麼像什麼，令我生羨慕之心。」一位叫Cindy的女人馬上接過我的話：「我和女兒去過香港，那裏像紐約，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充滿活力。」之後，大家就聊起天兒來，很快就熟絡起來了。

這是一個由五位女人組成的手工興趣小組，每逢周六聚會，時間可長可短。大家一起午餐，AA制，餐後要一杯飲料，便開始沉浸在手工製作的情趣中。製作中大家取長補短，交流心得，分享生活點滴。她們聊天不涉及隱私，沒有張長李短，這也是大多數香港女人和美國女人做人的原則，你來我往，能久長。長長的線條在她們手上輕盈地走動，如行雲流水，線的一頭纏在指尖上，另一頭纏在旁邊盒子裏的線團上。織品色彩淡雅，款式大方，針法協調，沒有大紅大綠。

Cindy拿着她的織品說：「這是一件披肩，為我女兒織的。」Tonia在為朋友織斗笠，她母親是日本人。Mary在給孫女織衣服，快完工了。Sue勾的是一個裝飾品。Linda在編織一頂帽子，化療病人的專用帽子。說到這裏，這兩位女人的

事跡一定要告訴你：Linda和Cindy。

Linda是一位全職護士，基督徒。業餘時間，她參與一個名叫Knots of Love組織的慈善活動。把Knots of Love譯成漢語，意為「連接愛」，或者「愛心結」。那是一項專為化療病人獻愛心的活動，給他們織帽子織毯子。參與者用自己的錢買線，一批一批地織成後，無償地捐贈出去。Linda參與這活動已多年，最多的一年她織了一百一十八頂，去年八十頂。聽到這裏我就想，如果織一頂兩頂，拍個照，留個名，一定很令人愉快。而如果讓一位有家室的職業女性消耗時間，花費精力，多年如一日，那支撐她的力量，絕不僅僅是毅力，而是品格！是大愛！是一個基督徒的大愛！

Cindy當年是美國IT界最早的女性從業者，直到退休前，還在美國一家大型IT公司擔任要職。因着優勝美地良好的自然環境，退休後，從三藩市搬到那裏定居養老。雖然年歲已增，不再是白領高管，但是她有着退休人的從容、淡定、豁達。Cindy喜歡閱讀，做手工，旅行。她說「計劃要走的七大洲，已經完成五大，澳洲和南極洲正等待我的光臨」。Cindy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有志向、有追求。三年前因腎衰竭，她做了換腎手術，康復後，揚起人生的另一程風帆。一個退休女人，一個腎衰竭女人，能把日子過得如此有滋有味，足以稱得上精彩！

做手工，都是些雞毛蒜皮的事，平凡也好，不平凡也罷，她們與香港女人都差不離，有愛，有付出，有公德。也說同一句話「最美麗的孩子，永遠是自己的孩子」。



▲從右至左：Cindy、Linda、Sue、Tonia、Mary

作者供圖

異形西瓜

舍 予



又到了這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瓜果時節，超市的水果區裏堆滿了五花八門的各色當季鮮果自然不足為奇，但奇怪的是，如今的超市裏，夏季最常見的西瓜卻變了一副模樣。

我們所熟知的西瓜，都是紅瓢綠皮的圓球形瓜果，可如今的西瓜卻不是圓形的，而是方形的，有的甚至是心形、葫蘆形……這猶如變形金剛一般變換自如的西瓜，自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圍上前去看看，這價格可便宜呢，是普通西瓜的數十倍呢！

可是，這自然生長的西瓜又怎麼會變了形狀呢？帶着好奇心回家上網一查才知道，原來這些異形西瓜的創意來源於日本，但並非轉基因培植而成，而是把自然生長中的小西瓜，放入模具中，讓西瓜在生長的過程中受限制不能自由生長，長此以往便會按照模具的樣子來生長，漸漸地也就長出了各種各樣的異形西瓜。



今年三月一日起，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的一個常設館——金庸館，吸引眾多金庸迷前往參觀，祝之近日也慕名往觀賞。館內陳列的香港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的珍貴資料中，祝之特別喜愛金庸親筆書寫的讀書心得文檔，以及兩位曾扮演金庸筆下《射鵬英雄傳》女主角黃蓉的女藝人：容小意和米雪的劇照。

金庸說他的讀書心得，只是孔子的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是《論語·雍也》的名句，意思是懂得學習的人比不上喜愛學習的人，喜愛學習的人比不上以此為樂的人。熱烈喜愛讀書，認定讀書使自己快樂無比，這是真正的讀書人。

金庸還說：對於他，讀書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這是更具體地描繪讀書對他的重要性了。金庸竟然還這樣想：坐牢十年

而能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有充分自由而不得閱讀任何書刊，他寧願選擇「坐牢讀書」。書，對金庸來說，是「不可一日無此君」。想起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說「書籍是造就靈魂的工具」，像這樣的讀書心得，令人何其動容。

金庸的讀書心得，是一篇勸世文。祝之也喜歡米雪扮演的黃蓉。其時祝之還在求學時期，米雪這位佳藝電視的當家花旦，眼神精靈，嗓音嬌俏，俏黃蓉角色實在不作第二人想。黃蓉聰明絕天下，冰雪聰明，愛憎分明，另一方面又詭計多端，讓人捉摸不定。她並且盡得其父的桃花島武藝，個性突出。其時電視娛樂剛在港興起，電視台改編著名武俠劇，既有精彩的故事橋段，又有武打場面，動靜兼備，沒有冷場，收視率奇高，多少戶人家每晚看得如痴如醉，無人不識米雪。那時候，



文萊是一個十分虔誠的穆斯林國家，人民嚴守教規，崇尚禮儀，熱情好客。文萊人經過一個月的禁食、禁飲後，要歡慶開齋節，這是文萊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斷斷續續要過一個月的時間，這期間家家戶戶都要張燈結綵，男女老少都穿上節日盛裝，一般至少有一天「開門迎賓」，接待任何來客，也可以不分身份高低到任何人家拜年，互致節日祝賀。在文萊開齋節期間的所見所聞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每年開齋節期間，文萊王宮對外開放四天，第一天招待各國使節、各部門高官和社會賢達，後三天招待普通臣民。文萊蘇丹陛下在王宮率部分男性王室成員與男性臣民包括駐文萊外國使節一一握手。王后、王妃及王室女性成員在另外的會客廳接見到訪的女性臣民。外國駐文萊使館參贊以下的官員和職員、國外遊客、外籍勞工都可在這三天中暢通無阻地進入王宮。王宮隨時備有豐盛飯菜、糕點和水果，招待所有來客飽餐一頓，還贈送每人一個印有王室特別標記、裝滿各式各樣馬來點心的食品盒。

作為一個文萊臣民，見國君，逛王宮，



是枝裕和的小說自成一格，小巧精緻。捧書閱讀，像品飲一杯下午茶，供人繾綣流連，有種悲而不傷的韻味。這種頗有味道的長篇小說，是令人讀後久久不能忘懷的，即使沉入心底，在生活中的某個日子，在被日常的小瑣碎、小悲傷、小憤懣侵蝕了寧靜的某個時刻，也會不經意的想起，像心上開出的蓮花。

在《步履不停》中，是枝裕和用看似刻薄，實則充滿憂傷溫情的筆觸，完整呈現了一個凡俗家庭的一天。不同的是，即使在這樣主打親情，訴說懷念的小說中，他也沒有用煽情的筆法，去書寫被世人寫過千萬遍的母愛的溫暖、父愛的偉大，更沒有着意描述一家人相處時的歡樂溫馨，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書寫了一家人在一起時彼此不斷的爭端、心存的芥蒂，和隱藏在明線之下的各自的哀傷。

全書以次子良多的視角寫就，以母親的離世為引子，回憶七年前，在兄長祭日一家人團聚的情境。當時，已經賦閒在家的父親仍然不好相處，處處打擊沒有學習、事業不順的良多，嘲笑母親的粗陋，他固執自大，且說話口沒遮攔，令新進門的媳婦難堪；母親仍然笑裏藏刀，表面上禮數周全，卻處處對父親挑剔不滿，對媳婦、女婿充滿戒心，對被哥哥救起的年輕人充滿畸形的怨恨；而姐姐和母親，也並非總是和諧一致，圍繞姐姐想搬回來和父母同住一事，兩人彼此試探，各打算盤，無形中拉攏着新進門的媳婦，令其左右為難……

父親當着帶着「拖油瓶」新媳婦的面，說起已故兄長的妻子「要是帶着拖油瓶，改嫁就難了」，令家庭的氣氛一度跌至冰點。刻薄寡恩的母親，一心想利用良多夫妻，阻止姐姐一家搬回和他們同住，而自己卻不願當着姐姐的面承認自己不願被打擾。在對待哥哥救起的

文萊開齋節見聞

潘正秀

吃美食，拿禮物，何等愉悅！據統計，每年開齋節期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文萊臣民走進王宮祝賀開齋節。令人感嘆的是，每年開齋節出入王宮這麼多人，卻秩序井然，暢通無阻，從未發生過安全事故。蘇丹陛下貴為一國之君，卻也與民同樂，這既是開明，也是感化。也許，這正是文萊這樣一個君主制國家社會秩序的穩固劑。

在文萊工作時，我們夫婦每年都要進王宮分別與蘇丹、王后、王妃及其他王室成員一一握手，隨意交談，發現王室所有人員都很隨和、友好，對每位來賓都彬彬有禮，有時還幽默地開個玩笑。

開齋節期間，我們除到王宮外，還到所有大臣、副大臣、各部常秘、外交部各司司長、伊斯蘭國家駐文萊使節及各界顯要人士家中拜訪，有時一天要造訪數十戶人家，每家都呆上十來分鐘，一天下來好不辛苦。每到一處，我們都受到盛情招待，有的人家直接就把你引到餐廳，讓你就餐。每到一家，我們至少得喝一杯飲料，吃上一塊點心。有時實在飽了，也學着文萊人，用右手在主人的食盤上碰一下，以示謝意。這樣，又吃又喝腸胃負擔真不輕。但我感到這還是一個好的傳統，特別是對駐文萊的外交人員來說，是個交友的好機會，凡是開齋節去拜過年的

人家，下次在別的場合見到，總是倍感親切。有時有些公務到辦公室拜訪難以解決，在拜年中也就解決了。

據我觀察，文萊官員對駐文萊大使夫婦是否到他們家拜年非常重視。我們走到一些人家，往往聽到他們說，某某大使來了，某某大使還沒來等等。要是因某種原因，這一年開齋節期間你沒到誰家，可是要招致人家的不愉快。

我們到文萊任職第一年，因路線安排缺乏經驗，開齋節期間一位穆斯林國家駐文萊大使夫婦家我們沒來得及去，鬧了個誤會。這一年中每次遇到，該國大使夫人都要說：「潘女士今年開齋節你沒到我家來。」每每聽到這句話，我心裏都感到糾結。我想這實在是無知造成的疏忽。第二年開齋節時，我們夫婦第一個到那家去拜訪。我一進門，那家女主人老遠就喊：「潘女士你真是有心人！」意思是今年早早來了，把去年開齋節的不快徹底化解了。

一年一度的開齋節都會激勵文萊人的快樂神經，也是文萊人充滿溫情的聚會。經過一個月的齋戒修持，心明性朗；再有一個月的開齋歡慶，理性和人性糅合在一起，融化到一處。當月亮高高升起，長空澄碧，繁星閃爍，一切顯得那樣的美。

一曲哀傷而有韻致的歌謠

胡艷麗



▲日本作家是枝裕和新著《步履不停》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於今年三月出版 作者供圖

年輕人的態度上，更是顯得冷酷而不近人情，一面笑臉歡迎年輕人來祭拜，一面在他走後百般嫌棄，原來她堅持一定要年輕人一年來一次的目的，只是為了折磨這個孩子，讓他為「害死」了大哥而反覆經受心靈的折磨……父母是不完美的，甚至缺點遍地，而「自己」亦非聖人，即使兄長已經過世了十五年，良多卻始終未能走出由於父母對大哥的偏愛帶來的心理陰影，聽到父母對兄長的美譽，他內心仍然鬱結難平。

顯然，這樣的一天並不美好，一家人在一起針尖對麥芒，彼此互相揭短、互相打擊、小衝突不斷，而在這彼此的嫌隙、爭端中，顯然又無一人是勝者，人人身心俱疲。

時光的腳步不停，這難忘的一天，確實給了良多太多的記憶，他也在隱隱中感覺到了父母正日漸衰老，腳下的冰面正在漸漸碎裂。只是當時只是尋常，習慣了擁有，便難以想像失去的情景，他以為失去父母終究是很遙遠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父親走了，他想起了

小時候坐在父親腿上，被父親用鬍子扎的快樂時光。直到有一天，母親也走了，他才開始懊悔，沒有及時去關愛母親，他才記起了母親對他一遍遍的囑咐：「要記得去看牙啊，再不去就晚了」。在無限的悔恨中，曾經那些憂傷的記憶，慢慢就變成了生活的真味，成了他生命中最寶貴的記憶，伴隨女兒的出生，良多突然讀懂了父親晚年時的落寞，母親失去長子後永遠無法平復的心理創傷。

父親虛張聲勢的威嚴，其實不過是掩藏英雄老矣，痛失愛子的失落，曾經健壯無比的父親，「突然」有一天腿瘦得只剩那麼一丁點兒，想加入兒女的歡笑聲中，卻又不知如何融入，只能裝作偶遇……母親愛子心切，懷念有關兒子的一切，成了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她神經質式地試圖抓住一切可能與長子有關聯的事物，想像偶入的蝴蝶就是兒子的化身，甚至連折磨那個被救者都成了她活下去的意義，這又是何其的可憐。

人到中年，對作者在書中描述的一切，都能感同身受，也同樣能理解父親的外強中乾、母親的冷漠冷酷。年輕人的豁達，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天高地闊，身體裏有用不完的力量，未來有無限種可能；而老年人的計較，是因為他們的世界正在越變越小，生命的力量正在悄悄流失，他們想抓住的又何止是曾經的時光？老年人和年輕人，即使同在一個屋簷下，但他們面對的終是不同的世界。

生活就像一首平靜而有韻致的歌謠，細水流長中每個人內心都有一些淡淡的哀傷。當平時的小爭端、小挪揄，還有內心慢慢累積的對彼此的不滿，化成了一道牆、一座屏障，一道鴻溝，我們會以為彼此的心再不會有交集，但當某一日，我們習以為常的擁有，變成了永別，曾經的那些小糾結、小鬱悶，便全都化成了綿綿不絕的思念。

人生步履不停，匆匆年復一年，總有一些來不及，是枝裕和在這部小說中寫下滿滿的人生味道。

金庸，兩位黃蓉

祝 之

娛樂雜誌大多約六英寸乘八英寸的小開本，擺滿了報攤，驟眼看去，有十來本之多，封面大部分是米雪，連續多期，期期賣個滿堂紅。其時有個說法：沒有娛樂雜誌敢於輕易更換上米雪以外的封面人物。

更早的是由容小意飾演的「第一代黃蓉」（一九五八年），其電影廣告標語精煉：兒女私情國仇家恨武俠拳擊文藝鉅片。氣勢雄渾聲威壯盛，東邪西毒北丐齊集一堂。楊鐵心夫婦雙殉難，洪七公仗義收門徒。師徒愛恨，父子深仇，夫妻情變……描寫詳盡，電影的立意本旨都寫了出來。容小意，原是歌舞劇團演員，後來晉身粵語電影界。祝之也曾看過電視台播放的容小意的不少粵語片，最有印象的是中聯電影公司拍攝改編自名作家巴金的《家》、《春》、《秋》，容小意飾演充滿正義感的進步青年張蘊華。



▲佳視版《射鵬英雄傳》，米雪（左）姿態美妙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化博物館通訊封面上的金庸照 作者供圖